

高安縣志卷之二十三

藝文志 記 書

重建大成殿記

明 張元禎

高安學在府治東進龍池左元瑞陽驛之遺址也高安故無學宋淳熙十六年邑宰陳璟附建郡學講堂之右寶祐元年邑宰洪起畏始遷于城西赤土岡元末兵燹洪武四年縣丞褚邱改創今所宣德壬子縣丞李以安修大成殿新櫺星門癸丑塑聖賢像天順己卯知縣杜美創明倫堂成化丙申知縣顧純斲石創櫺星門惟大成殿及門廡敝莫葺者成化甲辰冬憲副餘姚馮公蘭督學至是顧瞻慨嘆郡太守姑蘇李君良乃惕然任其

高安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 記

一

責與二守李君寬通守達君穎各節縮區畫庀工市材經始于乙巳十有一月至丁未四月殿成復捐俸重塑先聖四配十哲像工竣適大參姑熟李公惠行郭廟謁稱賞不已既而曰禮殿已成惜門廡不稱耳時二守方署縣事乃屬更創之具顛末來謁吾記維學校之修雖三尺童子亦知其爲當然但世之安陋就簡者則憚不欲爲皎厲者則矯不肯爲汲汲于應文期會迎逢取悅者則置不暇爲惡非己功而因人成事則嫌不樂爲此天下之事不能盡如人意者恒多非惟修學一事而已今爲高安學禮殿敝門廡陋而聖賢之像弗美皆勢不容已者而諸君子顧能先後同心不憚不矯不置不嫌

不傷財勞民卒致規制之備足以竭虔妥靈其功顧不鉅哉是宜勒諸石以垂不朽

文廟大成門記

朱繼祖

瑞學據鳳山面錦水昂然一郡之勝宋紹興遷自水南歷今三百餘年其間務教化以急學校代有若人若大成殿及兩廡成化間公建于太守劉公羽而聖賢像宏治初郡博士陳君睿實新之惟戟門仍舊樓扁秀文勢顏色黯過者興嗟甲子春太守慈谿周公津圖思更易方撤其舊適以事沮踰年別駕醴陵施公溥還自述職乃克成周志量工諏日木市于河石鑿于山用以罰充役以罪贖易樓以門扁曰大成外立騰蛟起鳳二坊對

高安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記

二

峙江干俱軒翔華美增重士林咸作曰匪文何以昭其成而勉夫游于門者乃謁予記之予惟大成云者夫子集羣聖之大成元始加之號厥後因以名殿夫宮墻數仞得其門者或寡今門特爲大成殿門耳入道之門固有攸在發蒙指昧典墳昭然若徒偉衣冠謁而朔望祀而春秋自以爲造聖人之奧則同門總總果皆顏曾閔冉耶以子路之賢聖人猶曰由之瑟奚爲于某之門今德性之涵養氣質之變化去子路不啻十百聖人有靈不拒之千里之外幸矣尙得以挹其秋陽江漢之餘輝也哉雖然大成之道如天莫階匪博文約禮無以求之匪敬無以成之諸君不以予言爲謬兢兢業業博之萬

而約之一不清而異不和而同不任以爲通則豈但入門已耶繇是而升堂而入室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得于眞見而所謂大成者不至望洋濂洛關閩將在吾瑞矣若夫藉佳勝而舒懷抱觸景物而發天趣古人亦有得于山川之助者諸君其知之哉是役也貳守王公珀節推劉公瑜高安知縣謝君樞縣丞張君煊咸與有勞以隘陋弗稱旣修廟學增兩齋爲四復取瑞豐倉城隍廟隙地剏公廨五折東西號房百楹饌堂射圃庖廩厨庫煥然改觀大成殿三間依仁齋三間據德齋三間游藝齋三間東號二十三間集賢亭東號中西號二十二間聚英亭西號中會饌堂三間厨房三間學舍三間收

支廳三間神厨二間神庫二間禮門一座義路一座宰牲亭三間教授廨一所訓導廨四所俱並列退省堂後泮宮門一座射圃西號後周遭繚以土垣觀德亭射圃內前門一座學基城內東至城隍廟後循石山高坎劉志清彭巡屋後及塘口橫過養濟院右爲界西至城南至江北至潘文地循墻而南養濟院後墻爲界城外東至城西至朱子昂朱彥龍後屋及孟家塘南至王臣羅中屋後北至黎家田及張德源橫壠爲界城西店樓二間半東北至街及汲道西北羅以明樓房南至江

重修文廟記

龔守愚

瑞之北縣曰高安聞人鉅公先後輩出然以其附郭也

凡朔望展敬春秋釋奠率致隆于郡學而縣學則畧焉故學之規制或病其陋頃以四封弗靖守土者舍俎豆而軍旅是圖由是廟學日敝不理予聞而慨之日庠生謝廷至自高安詫余曰君亦知吾學之宏整乎中峙正寢城平輦密者禮殿也旁拓修廓署置秩秩者兩廡也外敞朱扉墉繚欄翼者戟門也講有堂高爽而塏疏矣居有舍櫛比而棋布矣有井焉甘而冽昔之泥不食者也有亭焉完以銳昔之鞠爲茂草者也蓋經始于正德庚辰之九月而落成于明年辛巳之首夏余驚曰何其神也生曰我郡侯胡公之所修也公殄賊功成益整飭綱條拊循疲薶郡以無事間嘗周視學宮大懼棟撓級

夷無以稱國家妥靈育才之意故于是舉爲之尤力焉而經畫有方民未嘗知役也願有以記其成余竊惟國家之制凡附郭壇廟之祀皆舉于郡惟先師有別廟焉陰陽醫術釋老之司皆隸于郡惟儒學有別員焉其事重其制詳也然修葺之事縣實尸之君子謂是役也爲崇明祀可以言敬遵令甲可以言勤敏于集事可以言才勞不諉下可以言公費不逮民可以言仁史克頌泮孔子錄焉余烏能已于言哉雖然所貴于更張者惡其陋且敝也今也易陋以宏易敝以整奠謁飲射講歌遊肄心目之間視昔有餘清焉惟爲學亦然出之以高明光大則不陋矣成之以精深邃密則不敝矣由是居爲

名士出爲名卿于以答聖明之遭而競前修之爽是則郡侯之所望于諸士者也侯名堯元字廷獻湖廣蒲圻人以名進士擢守是邦文行勞烈所在有聲此特善政之一耳

復修文廟記

敖文貞

按郡志今高安學宮卽宋南豐曾先生所爲記筠州學在進龍池左是也厥後遷徙靡常州治沿析殊制入國朝始更建爲今邑學嘉靖中學舍北隅地爲勢家所奪柳州王學博至毅然與諸生力圖恢復天佑斯文遂盡復其侵地知邑事茶陵廖令卽其地爲敬一亭啟聖祠尊經閣繚以墻垣學宮規制始一大備風氣攸同自是

高安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記

五

邑之人文斌斌盛矣閱歲旣久牖戶不以時綢繆堅者瑕完者缺宿蠹積蟲垣傾藩損居民放縱蔬牧其中至學博廨宇諸先齋舍風雨不蔽瓦礫僅存往歲余予告一登其堂爲之徬徨咨嗟亦嘗言于當事當事者亦嘗稍爲修葺瑣屑苟簡不暇爲經久計工徒甫畢而起視環堵如故矣嗟乎是豈當事者盡弁髦學宮而漫不加意以至此極哉高安爲筠首邑邑附于郡則郡統其尊郡大夫講禮與夫兩臺監司諸大夫有事于斯者謁廟視學一舉于郡而邑學幾爲懸贅以故郡大夫不一至其地而縣大夫追隨大府後卽以時至取具禮文不遑周覽又私以謂密邇郡庭事必朝聞夕舉非得請不敢

擅藉一縉動一役甯以無事自格也夫郡大夫不一至其地則廢墜靡從上閱而縣有其責不克專其制玩愒因循浸尋至于大壞蓋其勢也歲甲午冬郡大夫之長具以覲行郡丞楊侯綰郡符兼視縣事行縣之日首謁學宮周閱徧覽目睹其狀搯腕太息曰茲何地也有心者忍其若此郡邑之事今我爲政容復他委躬自相度籌共費而區畫之財不煩官役不煩民度材繕工織悉必親日就省試務爲完美不逾月而告成宮牆內外宏壯改觀今去廖令已六十餘年爲天運一週而學宮乃一更新文不在茲蓋其難哉自楊侯新學宮未幾而武昌穀餘孟侯來守吾筠甫下車卽集諸生學舍月程其藝而督課之濟濟閭閻固幸有其地而又樂得其師者別駕興甯陳侯司李商城劉侯其能左右成績邑長南充岳令代終而受其逸宜益有以廣厲而興起也嗟乎教化政之首務庠序不理敷教曷由今有司惺惺以簿書征斂爲急語及學校不曰舉拙則曰日不暇給當楊侯兼攝郡邑時會僚屬無一在事而部使者又交集于郡供億旁午侯應之裕如也而乃以其餘力施于學宮侯之視縣也逋負不敢舍于胥吏鏹鏹未聞入于公帑舉數十年之大役而公私一無所擾又安所稱財力俱困哉侯廉毅警敏務繩奸以惠下不屑爲一切苟且姑息之政郡士民敬而戴之惠政甚多修學宮特書其大

者云爾侯諱資元心泉其別號滇之臨安蒙自人學諭吉水蕭瑞麟司訓豐城丁燧峽江高趨先後與有勞勩而觀其成茲得並書

楊伯玉永思堂記

薛瑄

人子生于親之膝下方其幼也其親出入顧復惟恐驚之痾之饑之渴之蓋未嘗須臾忘其子之身而欲其安也及其長也其親誨諭諄悉示之以孝弟忠信之道陶之以詩書禮樂之方未嘗一念忘教其子而欲其入于善也逮其成立處于鄉則欲其子以賢行自著仕于官則欲其子以忠廉自修是其親之心又曷嘗一日忘愛其子而欲其始終有所成就哉親之恩如是故其沒世

高安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記

七

雖遠人子之喘息呼吸卽親之遺氣人子之身體髮膚卽親之遺體則所以追念其親之撫摩保愛教誨期願之恩而惻愴悲思之情出于中心之誠自不能忘于一息之間與子之身相爲終始者是乃天理民彝之至非由外鑠也詩人所謂永言孝思者殆以是與楊君伯玉江西瑞之高安人也自在鄉里時已失怙恃每撫遺體感遺氣而追念其二親撫愛教誨期願之恩泫然憂悲不能自己因取詩人永思之言以名其所居之堂其後伯玉登進士第爲御史爲按察僉事累官至四川參議所至官舍必寓以永思之名所謂愴惻悲思之情出于中心之誠無間于一息與子身爲終始是乃天理民彝

之至者伯玉白首不渝焉其可謂能踐永思之孝者已
伯玉兩任風紀荷國家推恩皆得贈其親之官如己之
秩榮賁泉壤光重里閭伯玉又足以遂永思之情矣今
參議九年秩滿前後居顯宦者三十年所至必舉其職
而無纖毫之玷是皆自永思之孝擴而爲事上之忠既
忠且孝有子如伯玉雖其二親亦可無憾于九原而是
堂之名亦將傳之永久矣于是乎記

節愍祠記

况 照

周公諱憲湖廣安陸州人宏治癸丑進士自郎署出守
雲南大理府尋被薦轉江西按察司副使分巡南瑞時
正德辛未華林劇賊掠金帛子女焚室廬當道久倡招

高安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記

八

安無復挾一矢以向賊賊遂橫恣一日侵近郭外公及
郡守鄺君璠耀兵追至米嶺兵威稍振公行部奉新率
田野未練之民破瑪瑙仙女雞冠等寨賊計公驟勝無
備乃合衆襲之公伏兵斬胡士安及其黨九百餘人賊
之驍悍者殆盡始斂鋒自保鄉氓乃遂畊佈壬申聞狼
兵征東鄉姚源擾民如賊且縱寇要賞養亂張功將旋
師至瑞公曰此賊何足殲忍以功遺狼兵而重民害耶
乃檄各道同進時共事者輒云天時暑熱士卒疲病宜
守不宜攻竟不赴閏五月二十有六日公兵登山之半
欲駐劄以俟而麾下有謂兵貴神速者且聞山下砲聲
謂兵盡至乃身先一率以進獲其迎敵者數人直抵巢

穴渠魁羅長一統衆自上衝下伏賊四山突起先鋒請公退拒之督戰益急殺獲相當賊兵益集公力不支遂遇害降賊陳廣募兵周舍援護不去公子幹聞急直前搏戰皆死之遠近揮淚曰民復何恃膠此以速命耶或有寅夜而逃者夫公之一身係一方之安危如此稅者謂公輕動寡謀自蹈不測之禍豈其然哉蓋公之忠清直亮增光古人才明勇畧無愧良將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節愍之謚憲使之贈今日國有令典父死于忠子死于孝他日史有直筆若公者雖死猶生也彼逗撓而敗公者獨不死哉上其事則總制都御史應城陳公金朮祠以慰邦人之思則太守璠也

重修節愍祠記

熊相

節愍祠祀江西按察副使安陸周公憲也公之子幹高安縣主簿贈知縣登州袁瑤及其子鳳翔附焉公以正德壬申死于華林之盜精忠大節具載他碑子幹復爲公死之不亦可愍乎瑤以乙亥征安義之盜其死如公子鳳翔之死如幹時異而節同合而祀之宜矣祠以謚名創于正德之甲戌奉明詔也歷歲未幾而遽垣敗宇傾矣嘉靖戊子巡按監察御史儲公行部至瑞首謁公祠嘆曰父子死忠孝古今可歷數未及五年而兩見于瑞聖朝養士之效有足徵矣祠迺若是其苟且者非觀風者責與乃以屬吾瑞守何侯侯復以請于巡撫都御

史周公公議如巡察于是守具需集役董以專官寢則飭之堂則葺之棹楔則從之皆因其舊也若廊以翼寢石以護墻渠以疏水重門以遠市囂則自今始焉列鳳翔及從公之死者于兩廊落成距始事特旬月耳壯可以久美可以傳像設尊嚴禮罪森列釋奠之日遠近聚觀云

重建節愍祠記

陳振揚

瑞故有節愍祠祀贈按察使周公憲公楚鍾祥人宏治進士正德壬申間任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討華林賊兵不繼中伏敗死其子幹赴難亦死事聞上詔贈公官諡節愍建祠祀之額以是名併表幹孝烈與從征死事

高安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記

十

者偕祀後三年安義盜起高安主簿袁瑤亦以討賊死子鳳翔殉之詔贈其官知縣以春秋配享公祠前後事載碑乘及採諸他記得其詳嘉靖初御史儲公良材行部至瑞首謁公祠檄有司重修之去今百有餘年世遠事湮祠宇邱墟未有建而復者余初至適秋祭見公棲神無所設蓬以獻爲之愴然公血戰父子俱斃賊亦氣奪後舉者藉以收功卒貽地方安至今賴之奈何不爲公一妥侑使公露處謂報功崇德何無亦今聖天子御極四十餘年休養生息天下又安兵革不試瑞父老子弟俱知有裘馬之休而遂忘其枹鼓之警雖其吏茲土與新民共享甯謐之久亦以爲可拱手卧治縱有馬革

裹屍之志將安所用之其于公之祀典直玩愒爲奉行
之故事耳余竊以爲非然也夫勸人以忠豈必殺身必
殺身而後可言忠則治世無忠臣矣勸人以孝豈必赴
死必赴死而後可言孝則順境無孝子矣公之父子不
幸相繼死賊而公受禍獨慘本其慷慨激烈之志亦實
以備兵爲事以殺賊爲急不得不親行陣冒矢石爲將
士先至于被執而不屈視死若歸則所遭變然也方遇
害時司道議以犒兵餘銀二千兩助喪公魂憑女奴言
會司道卻之言訖而廢然則公之精英靈爽何時不在
天地而其忠義激發何日不在人心耶以公沒後不數
年而有袁高安父子之死一時烈丈夫之多豈非聞公

之風而發憤討賊義不挫辱者與此足以徵公矣令世
之爲人臣爲人子者能以公奮不顧身之心而忘私家
之營又能以公子急殉父難之心而急公家之事則國
豈憂無臣家豈憂無子哉此聖天子所以贈公祠公之
意亦吾有司所以奉明詔表忠魂而維持世教之盛事
也公之祠其裨于風化大矣胡可忽諸始祠雖重修而
因陋就簡故日漸圯廢迄今始議建復旣庀材鳩工自
堂寢兩廊重門皆仍其故址而周墻之外護以榆松擇
齋士以奉香燈設鐘鼓于堂以時撞扣使遠近聞之知
有公祠在也祠舊有像俱泯獨存公塊木面目顛竅如
枯骨故老有識其貌者指示工人塑之坐于中堂併塑

諸配左右侍而列從征死事者木主于兩廊工肇于萬
曆甲寅秋月以乙卯七月告竣于是落而享之廟貌煥
然覩矣峴碑墜淚千古同然過公之祠瞻公之像讀余
之言而不爲公一飲泣灑然矜奮非人也

構節愍祠三異記

陳振揚

公像初成時爲之幞頭公服夜夢有吏走入府稟云
周爺取舊紗帽越日督工老人熊應釵曰曾見原像紗
帽也因易之異一有扶乩降神者箕動書聯對云提有
赫師計掃華林醜虜天喪予自許孤忠懸日月流無疆
福永安筠郡生靈君錫典特隆時祀享春秋乃公自謂
也異二鑄鐘在地未懸夜半自鳴隣人駭聞走瞰祠中

高安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記

十二

無人焉則神所扣也異三時以語鄉先生教授陳元琛
先生曰是固或然予三十年前曾讀書近祠過公像不
揖夜夢一卒召余詰以無禮拜謝而出蓋公之精神無
時不在此間耳先生篤厚君子自言非附會云

重修貞烈祠記

曹谷

貞烈竇氏名善惠京師人也正德六年姚江姜公榮仁
甫自比部左遷筠倅偕姬之官會攝郡篆華林賊犯郡
公以篆委姬率兵禦之賊從間道鑿城闖入內署姬始
聞賊聲卽沉郡篆于園池中端坐正寢無懼色賊掠子
婦力請貸獨身就俘至花塢鄉見有鄉民盛豹一父子
被掠又力請釋其老則密語以郡篆所在令歸報公給

賊云我渴欲汲飲之井邊奮身投入而死賊且駭且嘆去翌日仁甫得盛老語郡篆無恙詣井漉出之面如生葬于城南蓋郡人慟哭如喪妣也臺使者屬郡守鄺璠具其事以上詔旌曰貞烈祠于瑞立祠于鳳山之東麓夫裙釵之誓死立節紀傳所載不乏焉若乃倉皇急難中紅巾填戶白刃如麻爲其子若婦脫不被辱則烈而慈豫善其篆之藏屬繫老歸告公俾不失守土之物則烈而智以成夫君之忠婦道姑道兼臣子之道而備至綠衣細君不少概見蓋匪與國士爭烈幾于聞道矣向所稱當熊止輦抱石磨笄甯不與千百世貞芳相英發哉時有熊烈女貴貞年甫十八賊經其居急投河賊遙

見其色追至水中執之熊捽其髮又一賊赴援并拽其裾溺焉越三日三屍浮江執賊衣髮不釋手一女而殺二賊亦大奇矣又有蕭氏殷氏廖氏胡氏幸氏梁氏胡氏熊氏同時皜然死節者九女非聞姬而起勇決競烈者耶俱已附祭于祠夫姬之歸姜也爲姜死姜之得姬也以姬生不然而篆去不可言矣姜公之後忠孝接武累世簪笏蟬聯不絕其貞姬默有以貽之歟余與姬耳孫太史公箴勝爲年譜雁行詳聞其事比承乏採風入筠過姬之祠而式焉不減瞻睢陽之靈也祠且圯前使者張公芝亭議葺未竟余麓悉荒爰屬筠守陶履中鳩工新其廟顏之曰曠古烈操而考事徵文指貞珉而歸

余則郡守意也余讀志乘不勝臨文嗟悼卽無黃絹幼婦之辭亦當借一片石以永其馨香矣

祠山廟記

筠有祠山李王祠蓋行祠也祠舊在廣德之橫山靈異照今古代有封祀禮特隆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神天協贊師渡江東駐蹕山下詣祠卜之得四海和平之兆賦七言八句以答神貺既定鼎勅祠于京師雞鳴山歲時致祭邑人尊昭代制乞靈築祠于郡治東橫山之英雞鳴之靈無往不在無感弗應正德六年夏華林大盜斬關入郡治被劫掠殊慘隨攻縣治急綠池河洪漲獨進龍橋一線可度縣幾蹂躪有臬將臉白者持大刀

高安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記

十四

虎奮當橋鼓聲挑戰賊不敢近竟敗走兵衆詰之唯唯不張則李云云時姜令榮復大索之不得乃知張王卽李王也匡國庇民禦災捍患以享以祀誰曰不宜神系張諱渤歷封正祐昭顯威德聖烈王李諱祿歷封輔德助順廣福忠正王歷有顏公眞卿眞公德秀張公詠明蹇公義羅公汝敬記文載廣德志甚悉茲不殫述

昭明廟記

廖 暹

嘗聞祀與祀以賢也祀以功也太子之祀于筠果賢乎抑功乎考史梁武帝天監元年立子統爲太子五歲聰慧過人梁主使省錄朝政辨析詐謬性寬假但令改正不加案劾斷獄多所全宥每霖雨積雪遣左右周行閭

巷賑貧乏喜怒不形不蓄音樂爲人孝謹母丁貴妃卒水漿不入口腰帶十圍減半好讀書屬文引接才俊採集姬漢以下文辭三十卷撰曰文選巋然詞翰之宗癖好山水輕富貴如脫屣作淵明集序以見志遂隱約潤之深山名其地曰招隱今讀書臺跡猶存焉無意嗣繼慕九華五老衡嶽之勝遍行在所至恤民隱問其疾苦命有司減斂寬刑民心德之後梁至逼令歸統疾而卒朝野哀悼諡曰昭明故江左多有廟筠之廟亦因其行在有廟也今歷幾千百年矣而民疾疫必禱祈求必禱有感必應焉則夫民之祀之也夫豈徒哉

忠濟廟記

吳山

忠濟祠者祀吳虎威前部督折衝將軍甘公甯也公蜀人通文少任俠好弄兵生負正氣志秉剛中當漢祚不揚曹氏僭亂羣雄角逐南北搶攘公憤志削平乃自將部下猛士八百餘人作事始依劉表及黃祖皆弗能用遂仗義歸吳吳主權一見大嘉異之同于舊臣于是委身贊計屢立戰功爲時名將竟以忠勇歿于國事歷晉唐迄今富口古壘鎮人咸受其庇特廟祀之夫公之勲績在吳若射蔡墳破曹操獲朱光遏張遼卻關公解曹仁豐功偉績具在信史無俟于言至于有宋追錄前代忠臣義士凡有功德于民者秩祀有加而我王爲最山請得而陳其槩夫忠君濟國以王爲褒國公者則開寶

五年也禱雨有應以王爲褒國武靈公者則元豐五年也。以廟爲昭勇者部使者以王功聞于朝則政和二年也。封王爲武惠昭毅王者以靈卜驚張遇則建炎二年也。封王爲忠濟遺愛靈顯王者以陰兵震金人則建炎四年也。迄我明太祖高皇帝奄有天下釐正祀禮載在會典。歲命有司春秋致祭而享祀益隆。至如歷顯筠陽威靈赫弈福庇羣黎者不可殫述。蓋公之精誠可以貫日月志慮可以通神明其英爽所以結而不散有以振餘靈而承世享也。夫豈偶然哉。是爲記。

劉誠意伯祠記

虞守愚

明誠意伯劉公基括蒼人也。元丞瑞之高安多惠政及

民民不能忘入祀名宦祠。歲嘉靖丙午夏許守仁卿考公丞時有上高僧泫興者善占術公嘗借觀其書興遠器之盡以原本相付公遂得其要用以相我太祖定天下如平陳張二大寇皆用公言不勞餘力謂非觀象之助不可也。而其授實自高安始似宜表而出之。乃謹特祀以請用卜鳳凰山東勝地建祠于上堂三間門稱之。左右廊房周圍墻垣咸備前壯石坊一座以昭祠額費約幾二百乃節縮造橋餘貲原出義助者經始七月迄九月工完將諏日遷主于其中時守巡李大參錚孫憲副雲贊成其美偕請余言以識余曰茲舉也其得禮之意歟。禮曰法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夫公以

觀象之法佐帝業之成勞孰大焉况祭反始也以特爲敬祠焉祀之禮也非諂也但云法始書授恐非深知公者公知我太祖天命之正必能蒞中國撫四夷乃從而獻身効謀其識見已豫定矣安知其于借書之前初無所得耶余以爲公所得者天啟之也天無言而實有意意所示者象也象見諸上必其感諸下者有以先之也非德合天地者固不足以動天心非志氣如神者又惡能洞燭其微哉是故俯察仰觀卽其象以推之事屬協應無或爽者蓋天與人歸自有不期而默契者矣有不世之君必有名世之佐非天而何雖然書與人遇或者數過時可天機于此少露乎否則藏于興家久矣何待

公始受之書可授而妙不可得故曰天啟之也恐後或泥焉不得不表而出之若其祀之名宦民之懷也存之不爲瀆也奚以遷爲是記

修名宦鄉賢祠記

傅孟春

聞上古有庚桑楚者居畏壘壤山中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彼空寂士也猶竊竊焉俎豆于賢人之間况乎士君子節在朝端澤及生民行在鄉曲功在學校灼彰于人耳目者可令湮沒不食其報耶故卽不得從祀先師與諸賢並猶祀之名宦鄉賢以垂不朽要以崇獎風勵鼓鬯士類誠巨典已高安無祠者以祀事悉領于郡遂因襲不祀也祠在郡庠西北隅甚僻陋又久不治往

往爲民居遊息之所芻牧之地諸君子木主日夜坐風
雨中間多遺佚守祠者懼不得已祭則繩主而入畢則
繩主而出噫亦瀆甚矣不佞從弟子時竊心悼之或議
更于啟聖祠旁輒嘖嘖稱難復望創祠邑庠舉前入未
修之典不難之又難乎張公起蜀名家授節司理甫按
郡卽視高安縣事詣其祠不稱祠焉者詣其學無祠學
焉者慨然思振舉之矣乃偕邑博諸君暨弟子謀曰諸
君子砥行立名使生遊孔子之門未必不在七十子之
列盍祠之宮墻內乎且于橋門環堵爲便僉曰唯唯始
恢其議于郡侯周公白諸撫按司道皆以爲風化之所
繫也遂蠲俸鳩工拓櫺星門之兩掖可數十武而祠列

名宦于左列鄉賢于右翌以室繚以垣屏以門巍然煥
然與 聖廟並峙千古非諸君子之幸也哉不甯惟是
瞻拜祠宇顧望徘徊前之車後之轍昔之形今之影甯
無怵惕于中乎而使賢者勸不肖者勉是大有功于名
教也雖然此治行之一端耳公初按郡適有大疑獄爲
奸伏所中數年莫可平反上以屬公公一鞠悉得其寃
狀條其矜疑者以復民咸畏服如神會歲大旱米粟貴
如珠玉兌運徵發不可斯須緩公痛念莫措日從郡侯
訴撫按奏聞當之至賜改折數萬石民力稍舒比總儲
則爲革常例調停均節令軍無譁計所裁省已足當公
輸一二民更稱便高安士瘠賦重歲多逋負上督過令

如束濕治賦者率乘機苛求田野騷然公乃禁一切郵卒不得持寸牒驚民間鷄犬惟清其弊蠹約其封納而已民服其廉平更爭相歡輸暇則進諸生呈藝談經溫文容與若家人父子然而保持惠利居常流貫于十之間諸生皆感憤自修洋洋乎錦水之上頃移其治高安者治豐城豐城固洪之巖邑最號難治治纔兩月耳然且德公愛公重公畏公不忍舍去公公之行豐人之挨轂摩肩攀卧而號呼者揮淚可以爲雨此豈貌去聲襲者哉惟公以道而用才以實而御虛則庖丁之解牛郢人之運斤機固然矣予因感乎蜀之多材世有賢于吾筠也宋元豐中眉山蘇文定公轍監稅茲土記稱其

軌範士民如父兄變移風俗如師友其流聲最著乃長公文忠軾以訪弟至著名來蘇扁堂同夢數百載而下猶奇其事令人興好善友于之思則亦過化之地也逮我明如田公玉爲公同里如杞縣蹇公霆鄧公之屏爲公隣邑盛德善政有大過人者杞志可考也公諱應台號懷劬內江人也今爲名司李行且爲名諫臺名公卿其祠諸君子者固公麟閣雲臺之造端也蜀雖多材觀筠州而益顯數公雖賢藉公而益光則公之來也非獨吾筠之幸亦蜀之幸非獨諸君子幸實數公之幸也豈非天意哉因記而及之以志慨慕云

今上臨御初載銳意太平專隆委任執政自用欲約天下學士大夫使惟己聽一行其志以示有爲而學士大夫多所異同執政患之于是講學有禁已又聞四方書院增創訟獄繁興乃至議革書院初議猶指近狃暨者爾而希望成風遂不考記載不稽遠近一切議革以報郡之筠陽書院亦議革中吾邑中丞傅公居節母太夫人制喟然太息曰茲地也非予昔所聚而講業羣而考德者乎而何忍一日坐視其淪落市塵而遽莫可圖復哉乃捐貲二百餘金抵其值庶幾存羊以俟今自壬午以來主上毅然獨斷思與天下士民更始舉十餘年興革所不便者悉從釐正其大者詔書頒示次則有司可以推廣德意而奉行者聽其次第修舉自是四方郡邑舊志所載書院雖未奉旨興復而稍稍出諸民間而還之舊矣中丞公乃挈書院故基歸于郡邑置其值不問郡邑聞之兩臺當道中丞東陽心穀陳公直指東齊鑑塘朱公嘉與高誼命有司伐石鐫辭以彰懿舉而議者猶以謂憚書院之復姑立社學以應詔云時督學則四明沈公獨首議曰社學可立而書院獨不可推行乎夫嘿喻意指示其端而不使驟益者布憲之徽猷也稟仰法意會其變而漸以宣鬯者將德之宏圖也乃議故宇爲諸生講會而別界一區爲社學舊有祠祀周濂溪至王陽明七先生爲七賢祠易以景賢詩曰成人有德小

子有造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蓋兼之矣議聞兩臺兩臺
題之遂下所司漸次修復郡侯維揚章公屬史氏以辭
予惟古昔盛際國學遂序黨庠家塾羣弟子而教以德
行義養之惟恐其不周而鰓鰓曰望其有成是以在昔
多才而國家並臻休明久之慶餘風被于列國式微之
鄭公孫僑猶然不毀鄉校以取重聖人逮烈燄熾清流
投僞學禁而治俗汚窳世道陵替之故可攷而鏡已吾
筠俗樸而風質士多醱茂其處而學也無希濶汪洋之
譚兢兢尺度罔踰故其仕也亦不驚爲蹉跎俶詭之行
而至于守官行己凜乎程憲不至與世浮沉後先相望
成跡具存及今而不能無少變也已夫士際聖明則興

起爲易苟以豪傑自命學之修壞豈有待于外哉七先
生羽翼孔氏者也書院之設羽翼學宮者也七先生之
學淵源洙泗而發微濂溪學聖之要亦惟無欲無欲則
公爲居敬爲窮理爲主靜爲致良知總歸于仁義中正
而修之吉諸士誠能遠師前賢近宗先達仰體作新之
意俯維風土之故鑒于書院之所以興廢而知人品之
所爲臧否世運之所爲逞復則聖道可學而至躋斯世
于隆古而甯獨有光茲舉哉書院地幅規制詳志郡乘
故宋郡學宮也始修于郡守任邱鄺公有督學河南公
記潘公增修大備置田以贍學者與書院俱鬻沈公欲
併復之今參行知省尙圖考其成云中丞公諱孟春號

仁泉高安珠湖人沈公諱九疇號東霍章侯諱潤號侍山

重建元妙觀北極殿記

范 儁

今上歲乙巳道人復擬建北極殿于寥陽之西偏計殿北正與東序三元閣等跽而謀始于余先是址故有殿已化爲烏有余笑謂天下事因者其功半而創者其效難寥陽洞天三元之三者雖難易較殊咸有故可因因而新之然費且近萬緡而北極鼎建不啻再三倍之况汝歷祀以來筋力拮据可謂勤矣而剏畫不已吾七札强弩之末如魯縞何道人曰筋力之勞吾分也敢有愛于是復疏募得若干貲鳩工集材布方定制崇鉅政與

高安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記

二十二

閣相埒而工巧溢焉再朞而就對峙兩序品立寥陽並爲吾筠一大觀道人乃復謁余片言藉不朽夫天下化有爲無復化無爲有豈有常然者耶觀興自唐迄今千餘年無能新之者匝殿多黃冠彫敝滿眼興隆法事竟出一道人手初道人客廡下若拙若木建疏題募僉曰此邈腴朝夕是烏能成事者徐而新寥陽矣已新洞天已又新三元矣乃稍駭異之是錚錚佼佼者也至謀始今殿則又雜然笑之夫道人一么麼之身能數爲祇園長者之行非有黃白內外之藥而聚粟如砂聚金如礫以成吾事道人亦有心者乎昔方辨止解塑像曹溪證爲人天福田道人又得微類是乎然其成功也似無而

爲有而居成功也似有而無有道人猶若解焉北極祀紫微大帝仍其故云余旣倡其成復爲之紀其顛末若此道人卽普天俗姓晏也

康王廟記

王應遴

聞之祭法有功德于民則祀之故凡邨社之立廟祀神非僅爲一方樹保障衆姓肅瞻仰已也實爲報功酬德之舉耳筠城神祀甚多而廟貌巍峩惟康王爲最著粵稽康王爲周武王孫成王之子周初淮甸季崩時多蠢動至康王深仁涵濡厚澤滂敷始無有異志詩所謂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是也筠人建立不詳何意亦不記何年要王之福斯地也甚靈水旱災禳病痛困苦有禱輟

高安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記

二十三

應故笙歌報賽筠人之報答神庥也亦倍摯或疑宋高宗亦封康王曾命張浚岳飛敗賊李成於樓子庄筠人不忘奠定之功故祀之也夫命將討賊何代箴有筠獨是時被兵也哉且三代而下帝與王異崇德報功不額廟曰帝而曰王筠人雖愚甯至是予聞神威顯赫福庇斯土難以縷述萬厯甲寅年間邑侯田公之子疾篤康王顯靈救治田侯訪而欽酬督筠民重新其廟焉嗣後靈威愈顯至天啟二年衆姓復糾衆鳩工重修增廣廟貌益改觀筠之保障抑永有依矣余偶過此瞻禮念其當年之實績足爲功德紀者不可不載諸志以垂不朽也是爲記

重修文山祠記

陶履中

郡署倚鳳山山故有文信國祠詢祠所由建非昉自後人之祀信國實昉自信國之祀人也信國知筠時訪淵明先生宜豐遺蹟慨然慕之遂卽郡山建靖節祠蓋先喆後喆出處雖殊其道同也迨烽火再經蹟湮事違筠人旣信國之澤而悲其忠因卽其祠祀信國而靖節反遺識者謂非信國意也兩先生或隱或顯或危或安皆千古人倫之表倘並祀之誰曰不宜然因循議未決及予承乏于茲聞前議而躉之且悵遺祠之就圯謀更新焉會劍津徐公以司李來筠與予意合因相與計曰甯直兩先生哉今思之得其三矣蓋國朝劉文成公以幃

高安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

記

二十四

幄功光輔高皇功著天壤而筮仕適自高安始蓋以五就之身任天下之重遠爲晉處士通其窮而近爲宋丞相舒其憤者也孔子稱三仁孟子稱三子皆不同道而同趨非謂是耶郡中文成舊祠雖列典祀而日漸荒蕪春秋將事草莽中于禮爲褻靖節祠又獨遠在新昌郡僚卽欲一瞻謁未便也何如就鳳山前祠置主鼎坐而享庶幾三先生之神棲息一堂邂逅千古而士君子行藏之用不洋洋如在上乎適徐公兼視高新兩邑篆亟贊其成且謂予不可不記高山仰止則公實與不佞有

同心云

郡侯魯公祠記

朱吾弼

筠之屬邑三皆敝極矣而高安爲尤甚高安幅員不周
百里考之唐宋賦額五萬七千二百石有奇國初定稅
因老人黎伯安妄希爵賞輒以僞漢借增之數報入遂
累至十一萬八千七百餘石所虛溢倍民疲逋積二百
數十年來江以西稱最嗣厄於丈量之金別駕又厄於
濶則之盧令尹故糧無分田下則上派輸將弗前民不
以官病官轉以民病官民交困非朝夕矣院司道府莅
茲土者目怛心傷於萬曆十九年耆民等泣奔叩閭奉
有旨行因公議均攤通省每石儉於毫末會有力者修
郟陰持取結票擬雖無偏黨碩畫竟成畫餅而高安虛
賦之苦徹中外矣監兌周公撫院王公各有疏請欲得

比於陝之上疲而縣官考成除他賦足額舊例一項以
二分爲率已著爲令頃東隅用兵司農急餉且執全數
以責守令守幾削籍令之被參罰以去者踵相屬也嗚
呼百姓如此其苦功令如此其嚴積逋如此其多守土
卽日鞭笞其民無救於禡罰究且官於斯地者畏避如
阱勢必至於無官民而後已郡侯魯公初下車視其田
蕪廬甚殫寇盜充斥饑寒流徙載於路薦紳之家鮮有
蓋藏徵發追呼之苦叫號村落公撫膺嘆曰此誰非王
之土地氓庶而令困疲至此極耶因進鄉紳父老子弟
問其疾苦檢往牒所爲未寬賦而不得者爲悉其苦狀
牘而上之且束裝於室曰此牘行則畱不則解組長往

士民環公攀泣公曰吾以一官徇地方之急萬一上人念所以去之故而有損於地方之害何愛一嗾終不忍坐見此顛沛而苟且旦夕幾幸無事以去矣於是撫院韓公首爲動色會疏請命下部議允舊例寬七徵三幸徼明旨一時士民塗歌巷舞以爲二百餘年懸倒之苦至此已極非公誰爲生我者亡何而公且銜憲命入西粵矣士民攀留無計若失慈母爭相釀金構祠於鬢宮之左以尸祝我公而屬予爲文以紀其事予惟祀以報功公之治郡其他不具論惟自公之來吏凜凜不敢需一錢胥徒有枵腹而立者案牘隆隆片時立辦兩造盈庭單辭立決而囹圄常空村落雞犬向所苦不甯居者

今闐然絕追呼矣捕卒獲一盜向居爲奇貨展轉官誣公廉其狀而置之法良善悉安酒食供帳向取給縣官公一蔬不以煩人絮繪米鹽之類向官市之例半直者公二如民直他如革差船嚴馬票建倉廩縣汰糧書府絕勾攝而倉監之羈人呈詞之濫準飯戶之保歇浮橋之多詐捕官之妄刑牢頭捕役之嚇騙遊神龍舟之淫祀角勝明禁森然種種善政不可縷舉兩經亢旱公竭誠虔禱卒獲甘霖歲以大稔故父老之言曰公之愛民也眞如其子其視郡也眞如其家據所耳目晚近希覲者夫民各具有心彼其酣於公之德澤膠傅水漬固結而不可解又安能舍公以去而不思乎則筠之父

老子弟尸之祝之以與山川俱敝可也公諱史字聖修號雅存萬曆甲辰會試第二浙之餘姚人

設立義倉記

鄧之屏

予奉天子命守茲土視篆逾月卽循例入覲恭遇皇上嗣大厯服綜核吏治凡以惠養黎元緝甯區宇猥蒙制諭欲得循理之吏宣究恩澤惟在廣仁公明以期于政平訟理欽捧綸音思惟謏陋職在牧民敢不祇承休德勤恤民隱遂嚴程還郡舍翌日詣省會聽約束于時撫院江陰劉公色喜延語曰有司于民最親卽政教且無暇論已惟積貯更爲急王政大計莫逾于此旣而曰古者義倉法制詳盡可行但在賢有司鼓舞聽民自輸納

高安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記

二十七

毋煩督強則善矣予唯唯因謂洪範八政貨食爲先國朝廩人委積尤重今生財大道未暇講究若復俟食廩空虛卒有不虞其能有濟乎凡贖鏹盡令輸穀併檄屬邑舉行如故事罔不奉命惟謹一時倉廩號稱充實比夏大早露禱弗雨壟畝盡赤無秋民艱于食扶攜遠徙思爲亂且計卒歲市值騰湧愈不可支乃括帑藏三千餘金僉義士分領遠販量地寄貯又示諭積穀諸戶凡贏餘聽自報數入官數盈者准註案等則旌賞仍優其家俱請命得報民無不嚮風者會分藩莆田方公分臬餘杭嚴公先後按部詔黨里立庭下面諭民益感爭先願輸者九十人計穀九千餘石暫囤空廩舉社倉長

社典守更爲收支條約以俟其興販者亦悉連艘鱗集江干不逾時市價低平又諭屬邑停徵息訟請蠲免戒追呼禁私負無勒取民于是稍定知時雖詘猶能待哺也逮歲暮民漸窘求賑計將畊作遂開倉廩計丁口給散有差甚貧領倉稻次貧許平價糴販稻或領義稻待秋還償檄僚佐宋君陳君輩分方查核復檄高安畢令唱籌督發日坐喧雜塵沙中不以溷免要在厚下而已凡賑過倉穀四千三百二十餘石販穀一萬三千一百餘石貸義穀七千八百三十石瘡痍者起流移者復民益安堵如故比歲有秋原支帑藏盡歸官夙負義穀民各出息償計入一萬一千有奇散貯民間異地邈隔恐

歲滋久湮沒乃以修學餘貲詢謀修建義倉于國儲倉之西用垂永久工訖士民矚予以記輒次第其始末如此夫自古歲無常稔而民不告病者儲蓄多而備先具也若矯詔發粟或貽不繼之憂上罷稅錢或負緩圖之義惟義倉最爲長便今茲庶民夙號儉樸一聞當路風聲率先助義毫無吝色博濟遺黎裕衍來歲信乎上仁下義捷于桴鼓予生叨承明命以道民牧之責者茲或其一矣雖然陽城撫字甘心政拙尹鐸保障陋視繭絲尙需諸賢慎乃儉德悉心民事而又信守章程久而勿失則義助非蠶食之資而倉廩非文飾之具也敢告同事併以望之將來者倉凡二所每所七楹左右小房凡

四所共十二楹門垣如式見貯義穀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五石收支之法備載條約茲不悉

筠陽書院記

傅孟春

筠有書院舊矣創自正德間郡侯任邱鄺公有河南督學田公記至嘉靖間司李吳興潘侯重修之規制始備有祭酒文莊鄒公記祠祀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菴至象山陽明七先生植標準以範士念菴羅文恭有記正學休明人文蓋斌斌焉至萬厯初載秉政者喜紛更議毀書院筠亦在革中予時居太恭人憂憫然太息曰茲地也昔予麗澤之所何忍淪落市廛而莫可圖復哉遂捐貲二百餘金抵其值越五年歸于郡邑置原值不問

高安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

記

二十九

郡侯章公白于中丞餘姚陳公侍御益都朱公暨藩臬一諸大夫欣然報可伐石碑焉以垂永久語具敖太史記中第堂舍祠垣日就傾圮士肄業無從而作新有待歲丁酉我郡侯周公來刺吾筠振風厲學加意膠庠察視茲院之廢曰是吾有司之責也于是捐俸出醵鳩工市材命官董役圮者新之故者葺之修其堂顏曰致道是共學之準也修其門顏曰洞開示入德之方也修賢祠以端範修舍宇以居業輪奐日新足稱一方之鉅麗跡所營建細大畢舉財不費帑役不勞民不踰年而告竣萃四庠之士而優餼之藏于斯修于斯而又游息于斯屬教授楊紹程等省試程督政暇則憑軾親臨進諸生

于講席娓娓辨析精微勉敦實踐不徒沾沾于文詞之末已也諸博士弟子德侯甚深請予紀其事諸士誠能體侯興學之意仰師前賢由濂洛關閩之緒邈洙泗之源得其門升其堂入其室若與七先生相爲授受不有光于斯院乎若徒以富貴利達爲心而枉己徇人則亦自失其貴耳士可不知所擇哉侯諱之基號鴻區癸未進士楚湘潭人

柏澗記

劉文光

趙子居北郭有堂翼然額曰柏澗客有過而問焉原田夷曠大陸委蛇極以美箭環以佳池桑田春擾稻畹秋肥指柏則無問澗知非名之奚而主人曰噫客未之見

高安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記

三十

耶亭亭困困是當予門翠葆連天清芬襲人深谷漠漠玉龍鱗鱗白練騰光朱絃奏聲者非歟客顧而駭主人笑曰客以迹乎是予居之非澗我屋之無相也我且心洞乎迹之外神遊乎物之表客又安知我屋之無柏予居之非澗也日以形滯日卽之而不知其有心與理游跡亡矣而何知其無泉流于谷柏生于澗地遠物復景澄風漫予願予德之類也而心會焉澗之瑩瑩是象予清青青者柏爰契我節客之曰無柏澗也予之居無柏澗哉予之居無柏澗也予之心無柏澗哉孰是孰非何有何無而客議之深也客起謝曰目忘神遊理存迹去鄙人何知請書爲記

筆峯記

胡鎮

任邱鄺侯璠守瑞之明年爲正德壬申八月華林平亟進諸生試之曰是多髦士而科第僅僅者豈擾于盜而未遑抑風水攸繫邪或對曰或坐是二者侯曰武功旣成文教伊始努力學問諸子之責其他在我乃前視諸學曰左右不可以不均于時樓進賢以敵鍾秀門後窘于隘乃徙瑞豐倉以拓學基癸酉春卽工秋新宮成輪奐實枚掩映江干觀者奪目而士氣生焉聞三公狀元之讖乃啟瑞河以連通錦水又謀諸通守段君泰張君易宗節推汪君濬曰離位無具瞻匪文明象乃擇山之差高者得石鼓嶺命知事呂中器纍塔千餘層卓然望數里外名曰筆峯乙亥春暮落成距經始僅旬月耳嗚呼侯之期待士者無所不用其極如此所謂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者非歟他日有魁天下登公輔若忘侯者有如此峯昔魯僖公匪怒伊教而泮宮頌之文翁興學校蜀人歌焉侯則兼二公而上之者是記可無作哉後之守能頹扶敝補使久遠不廢則文山之應不在吉而在瑞矣古人曰以天下第一等事讓人使是自棄勉哉諸友以無負賢侯之心

修復城池記

沈煉

瑞本古筠郡治在鳳山之陽錦水自西南來折而東注界爲兩厓漢晉時舊有城池世遠圯塞迄今千餘歲而

守臣漫不加意豈以爲非急務耶抑亦有待而然耶正德間羣不逞之徒嘯聚華林予行部至瑞懼其無險可恃乃詢諸故老僉謂遺蹟具在閱視之果然顧時絀而未及辛未夏盜兩寇府治其再寇也郡守鄜君璠適以是日履任乃率僚佐督兵拒勦予亦發近郭民兵佐之俘斬百餘人賊遂遁去先是應城陳公總制戎務檄有司繕理城池君閱故牘且聞予欲修復之乃言曰築城鑿池固今日急務顧所費不貲恐難卒辦若撤土築之因以濬夫池之塞者費省而工易成請以身任其事執事但考其成而已予曰允若茲吾事畢矣尙其勗諸君絜高卑度廣狹計丈尺商工程議備直具楨榦備畚鍤

召民趨事登登薨薨百堵皆作于是架以木扉覆以陶瓦塗以白堊旣高且固城成而池亦以濬南北兩厓凡二千七百七十六丈有奇周建樓櫓以備遠望北厓三門曰迎恩曰拱辰曰鍾秀南厓三門曰高明曰朝陽曰靖安惟高明一門仍舊餘皆創建也通衢委巷咸設門屏謹其扃啟又于鳳山之巔構堂曰碧落宋文山守筠時所作始復其舊焉山之北建一樓曰明遠置鐘簷爲晨昏之警登臨延覽遠近諸山四面環列而郡治中亭臺樓閣烟雲竹樹具在目前皆奇觀也辛未八月舉事壬申夏四月告成形勢險固規模整嚴盜不復覬覦而竟底亡夫當千餘年隳廢之餘君克舉其墜典籌量經

畫公私弗匱民無告勞而厥功丕敘信可以掩予之不能君之猷爲賢于人遠矣同知林有祿通判姜榮孫完堯推官汪濬知事呂中器高安知縣顧標俱協而相成之繼自今墁以磚石益以石梁俾兩城聯屬爲一而金湯之固可歷世永賴也鄜君興學邵農勸善除惡已具他石茲不復贅云

復修南城記

吳山

瑞城據錦水兩厓在南曰南城在北曰北城南城久廢而修復之可謂難矣按圖志舊城皆甃毀于宋元者再我明一統海內乂安百五十年至正德間盜起華林兩犯府治郡守鄜公璠亟謀捍衛乃累土爲垣駕木覆瓦

高安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記

三十三

事載沈參議記中雖稱費省易成然歷歲未幾木朽瓦裂日就圯壞繼之者惟北城是重易以磚石南則寢久寢墮所存僅四門耳頃以寇患報警天下郡縣多築城嘉靖庚申巡撫都御史何公遷按瑞閱視乃語分守參政曹君忭分巡僉事何君大章曰瑞之北城大卑南之市倍北可無城乎其議修築之或謂時絀舉贏姑增高北城公尤以南爲急議始協于時郡守韓公遂面承而身任之經畫周詳復白于巡按御史鄭君本立段君顧言咸如議乃諏日命匠陶甃伐石以是年六月二十四日始事余時在朝公具書余覽之喜甚曰此筠之福吾之願也亟復書併函賜金五百助費比余罷歸見其規

模次第業已就半曾有廣寇侵吉及臨民詢奔避恨城之弗早完也寇去續集工將及于涯居此者胥動浮言公遲之余曰三面旣城此復缺與無城同公乃斷然親詣釘界礙撤繩正尋入覲擢四川提學副使壬戌秋方公代至政先仁恕顧謂此不可緩也爰稽故牘知費多虛冒工多詭慢乃悉覈之節縮劑量惟公惟明匪疚匪棘四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告成費出撫校贖金五千兩餘皆府及三屬縣帑藏積貯與士民之樂助者凡一萬七千四百兩有奇士民歡慶咸造予請曰是役也勞費甚大非韓公罔善厥始非方公罔成厥終惟二公先後一心爲吾筠建茲偉績永有攸賴不可以無紀也余曰

誠然哉余固謂之難已夫城之不可已也久矣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豈惟民哉顧世之爲吏者觀此漫不加意曾不知城復于隍易著于泰有備無患書成說命乃今承平旣久往鑒甚明庸詎可無備乎茲倡之以撫按繼之以二公復遲之以歲月乃底于成不謂之甚難乎哉抑聞城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毀也矧南地多窪每春夏水溢甯免衝嚙所貴時緝而屢省庶以永固苟因循如昔又何言哉吁補弊于微圖難于易此實繼之者責也余家在南幸觀厥成故不辭而樂爲記俾刻石後之人享有安甯之樂知今日之難其無忘二公之功哉二公多善政不書重修城也韓公名子允淞江慈谿人方公

名邦慶直隸婺源人始協謀專督者同知袁株分董者
經歷傅義檢校黃光雍法皆得書其暫委輒易者畧之
凡佐助幹理名數則具刻碑云

重修北城記

況維垣

按分守平湖沈公碑載筠自宋元土城俱久廢正德庚
午辛未華林兩寇郡守阿陵鄺公初視篆卽倡義撤土
築墻因以濬池之塞者南北兩城共二千七百七十餘
丈重民力也按少保吳公南城碑載聽泉方公政先仁
恕稽故牘核虛費節縮量劑惟公惟明匪疚匪棘先人
和也北城自華林焚燹草創高不過丈餘灰石歲久且
圯城臨河洪水衝嚙東倒西塌甚至府前石岸亦崩百

高安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記

三十五

姓爲魚方公痼瘵切躬然瘁于南城越四載稔知洞嶽
劉公寄以心腹洪峯劉公托以總理始協僉謀相度畫
一申上報允筮日鳩工計一千一百二十四丈八尺約
工萬餘日金二千有零興廢補舊三倍之節縮劑量視
前尤烈不折民居不改作百姓欣欣然曰眞我父也子
來力役量家助貲不數月合圍城起舊愈增固新高增
三尺完美崇葺雉堞崢嶸門闕鞏密民謠曰北城屹立
府庫迺積深山層疊賊曷敢越又謠曰閩賊廣賊犯吉
州辛酉年冬引添憂潘令我輩往戍臨錦江遂變作南
城悠然不動官帑金南城北城俱鼎新仁哉我父來何
暮不待督責感我心謳歌日起翁擢滇南憲副行矣士

民眷別卧轍攀轅有作生祠者有以荆石江侯爲配作象者北城大工猶未鐫刻郭野山人曰環慶城而元昊懼諸暨城而士誠沮方公蓋有李文忠之謀而先范文正之憂嗣得大府后江鄧公譽行先孚體鄜公之心則全民力懋方公之績則先人和凡以爲民也然杞人有憂焉南城北城號兩厓南城石固北難捱試觀鍾秀門外石頓令哲士多感懷夫城池一也前無成焉隨起隨仆怠與畏因之也後懋成焉時也勢也鄧公君子一心一德何始何終何南何北驅吉甫齊南仲奏于襄固所願也少府北窻唐公樂觀厥成洞嶽公矢心盡瘁以懋厥成旣而陞後尤殫厥心同厥務以終厥美洪峯公諧美和衷相與共成真干城之彥保障之英也魯山公雖上賢委亦樹風標咸有碑于城其次分理則府幕王君俸縣幕諸君釗有勞事事皆得書義資効力者附列碑末以爲勸云

重修仁濟橋記

何喬新

瑞州爲郡後負崇岡前臨錦水郡治之前比舟爲梁維以鐵絙以達往來每春夏之交流潦暴溢絙弱不支舟輒敗散修復之勤越月踰時乃克就緒官民胥病宋淳熙十有二年郡守鄭偁改作石橋徙于治之稍東作石隄于兩岸以捍悍流纍八墩于深淵以釃水勢墩上架木爲梁甃以石版梁之上覆以厦屋六十餘間人甚

利之其後屢廢屢復繇宋迄于元季毀于兵燹材甃皆腐缺而石以泐矣入國朝以來二十餘禩石堤盡圯石墩僅存其四又皆潰敗不可支每春流滉漾水怪出沒行者臨流而嘆或冒險以進多有覆溺之禍守土者屢欲修復顧以功鉅費艱懼以擅興厲民爲罪跼蹐不果宏治九年三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華亭張公縉行部至瑞覩其廢址慨然興懷而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吳興沈公清亦分憲于茲因相語曰吾曹職司風紀忍使吾民葬魚腹耶盍圖修復議旣克合乃語太守太原李君思仁俾經理焉太守與通判沈禔推官許瑤皆曰是有司之職也敢有不共具以白鎮守江西大監鄧公原

暨藩臬二司皆報如其請于是慮材用庀工徒出府帑之羨財勸巨室之飲助方欲舉事而同知蹇庭適至力贊其成經始于是歲五月十有七日重甃兩堤更纍八墩架木爲梁甃石覆屋悉如舊規橋之修六十丈其廣二十尺而張沈二公月一巡督且爲之經營指畫以底于成至歲十二月十五日訖功太守合僚佐師儒耆舊以觴俎落其成且曰百年之廢一旦修復使吾民去危卽安是雖有數非司風紀者振舉而成就之烏能爾耶是不可以無紀乃具役要與事顛末求予記之予惟春秋之法常事不書然門關道路廬館舟梁皆王政之所急厥係尤重不可以不書也乃爲之書使勒于石使來

者知諸君子之勤而思保其永不壞以爲斯民久遠之計焉

重修仁濟橋記

吳山

瑞故直橋在郡治東跨錦水通南北遠邇實要衝云由宋迄今興廢靡一名亦不同曰仁濟則自元始所弗能久者繇下石墩太疎梁皆崇木又疊石覆屋相壓耳故每壞屋輒先梁次之墩又次之曩予得請歸則見屋之存者僅半梁木如折如墜行者怖懼余深怛焉爰告有司有司曰勞民傷財奈何余曰撤屋與木可以易石佐費不則愈難矧民皆樂助無煩公帑第非官治之弗克耳旣以遍請當塗諸君子皆報可然竟成空語無施行

者嘉靖辛丑古泉許公以冬官正郎來守父老一見有咸甯劉公之稱會予將行復以告公乃慨然任之旣采羣議以木非土產難得且易壞郡有山石近可取工費約省遂選民之義者匠之良者分工董役程工頒直垂成復隳公益奮曰茲必有未至者曷審諸乃下令再舉民感公誠咸復來助丙午三月工用告成下增墩爲十上圜空十一旁翼欄楯百二十有奇兩端各豎坊牌一皆石坊內各建門一甃石均中建樓一則又考志所謂東樓者而復之并刻方蛟峰逢辰舊記于上堅固礪密永終無患其規制壯偉誠一鉅觀云成之日公旣偕寮屬師儒祭酒以落之又自書其顛末下逮百執事與凡

佐助之名數皆勒諸石甚著也民罔小大奔走懽慶鄉先生則咸以書抵京謂公是舉蹟雖修復功倍創始實吾筠萬世之利不可無紀余方欲言額好事者有異焉聽者弗察至謂此橋可無南之城不可無吁可慨矣曾不知城之利民也大而費愈不貲矧正德間有行之者率弗克終至今懲焉孰遑恤哉乃橋則于民甚切民皆欲之如之何其可無也茲一舉事上下議論六十餘年更數守令及公而始成而猶不免于議如此嗚呼此天下事所以難成委惰巧避者所爲得計有志者所爲長太息也公論弗泯公之心益白鄉先生復申前請余于是備論其事爲記而歸之俾刻石置諸橋側昭公惠愛

垂示久遠後之君子苟以公之心爲心豈繫橋之不壞南之城尙有望哉公名仁卿字天爵浙之臨海人古泉其號也解發南畿學專務內寬明仁恕虛己體物守瑞六年敷政優優有古循良風蹟多可書茲特其一耳

迎仙橋記

陶履中

予從爽鳩氏出守筠州入其境望兩城南北相峙中貫浮橋郡人奔走如驚竊嘆曰筠雖僻壤亦不乏熙攘者如是耶及叱馭橋畔則擾擾肩相摩官民幾不及辨則又念曰此亦可動平政辟人之思乎俄而抵岸夾岸卽郡署也乃石塌土崎縱橫狼藉舟扼于石不可前而潦溢于途不可駐攀援竭蹶者厲揭俱窮乃復竊笑曰此

雖有平政之君子行可辟人顧亦安所得尺寸爲辟人地耶奈何當署而見胥溺不平之象如是于是百務未遑首捐薪贖築其埠使豎平其衢使達葺其梁使道廩而可馳蓋計日而工告竣焉此亦未必治郡之先務也而予觸于目軫于懷者若不能旦暮緩然而道旁亦籍籍稱便矣無邱隅畏趨之歌矣卽臨民之長以時出焉而軒蓋者前負戴者得徐睨而讓于途矣且署門洞開坦途在目今而後眞可爲平政者勸而予愧未之能耳斯舉也凡費金錢若干鎰不損諸帑不擾諸市不科諸民共其落成者則僚友金華戚公良史長沙楊公登東延平徐公登瀛暨高安令胡公承謨督其鳩工者典史

朱尙綱也有基無壞是在後之君子是爲記

重修飛躍亭記

胡承謨

建城故有飛躍亭自予鄉王公遷今所歲久頽圯予不佞承乏簿書日爲奔走俗吏愧遜古人碧水丹山之致丙寅冬徵漕登水府廟偶一寓目召父老及諸生詢其故僉謂予曰逞亭之傑然巍構青烏家謂之巽峰有三美焉兩城相對水由中行來自西南而出于東北藉以收其勢此闔城之所關學宮右峙青龍左聳筆帶峰而插漢文含光以射斗且爲多士慶橋居上而忌抗縣擁下而喜助借巽之峻以壓坤兌之重併本縣均有賴焉今亭址依然所望居高賢令一倡率而振復之則諸美

萃矣予不佞嘉其請之切言之大而非誣也亟謝爲予地主之罪旣捐俸筮吉鳩工集材仍舊址而新之爐鐵爲頂而高踰數尺復題簿募石築其下方以免河橫水逼亭峭岸削之患至丁卯夏工落成董事者踞而請予記其顛末惟建城形勝西嶺高擎東流灣走茲亭之翼起者如巒如砥宛在水中央夫固已捷轉地脈之靈漸開人文之盛然竊聞先任大府陳清波公有曰使官茲土者毅然以裁成一方自任建一塔于鮎洲建嶺之間則山川奇秀逮聚有情雖昔同朝三翰林四柱史自後人視之有不足侈美于前者斯眞爲此邦造福之言哉予不佞實有同心特當摛括之餘方肘見而仰嘆時未暇及此爰搦管記修亭故事末併識之以俟將來諸君子云